

中文视窗

2014年12月20日

总第9期

■主 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新闻中心

■题 词：杨慧林教授
■指导老师：胡玲莉 黄彦菲

■主 编：朱 敏
■副主编：刘启民 李 黎 王亦琳 李芙蓉 袁梦洁 周 晓



跨越！文院“一二·九”合唱比赛创佳绩

12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十八届“一二·九”合唱音乐节在明德堂举行，国文联队以一曲优美激昂的《茨冈》获得了B组二等奖的优异成绩，这是我院近年来在“一二·九”合唱音乐节中取得的一大突破。【详见4、5版图文特刊《一路欢舞一路歌》】

本期导读

2版·专访

潘天强：三十年从教 随性而行

3版·专访

陈前瑞：

做学问，玩语言 无用乃大用

45版·图文特刊

一路欢舞一路歌

6版·专题

对话人文

——人文知识竞赛师生采访集

7版·专访

那些年，我们一起选的课

8版·专访

角色转换之间——专访张培均

我院电影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11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电影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我院陈奇佳教授、孙柏副教授共同主持。我院孙郁院长为研讨会致辞。与会者围绕文学院电影学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培养的总结和展望，展开了为期一天的研讨，对人大电影学科建设提出了宝贵意见，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综合性类大学人文学科环境的优势。第二，学科建设与产业需求的关系。第三，资源共享与跨学科交流方面。

我院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副院长

“强制阐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性认识”讲座

11月19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作了主题为“强制阐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思性认识”的演讲。

讲座前，学校党委靳诺书记会见了张江教授，并在受聘仪式上为张江教授颁发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聘书。讲座通过西方文论对一个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案例而展开。张江教授介绍了《聊斋志异·鸩毒》的文本和格雷马斯的“矩阵理论”，并展示了美国著名文论家詹姆斯运用“矩阵理论”对《聊斋志异·鸩毒》所作的文本分析。

我院乒乓球队再次获得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11月17日-25日，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教工乒乓球团体友谊赛在世纪馆乒乓球厅举行。经过奋力拼搏，我院乒乓球队再次获得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校工会领导和各参赛单位师生、运动员到场，大厅里气氛热烈，每个球台周边都围满了观众，鼓掌声叫好声络绎不绝。

我院2项成果获得

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日，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揭晓，我院共有2项成果入选。

其中，杨慧林教授专著《意义——当代神学的公共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获得一等奖，杨庆祥副教授专著《分裂的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获得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为繁荣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鼓励社科工作者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学术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服务首都发展而设立的政府奖。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成立

我院程光炜教授担任副会长

近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由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业研究人员、高校教师，以及作家和批评家组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院兼职教授张江担任会长，我院程光炜教授担任副会长。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张江表示，研究会倡导文学批评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通过健康的文学批评梳理历史经验、总结创作得失，推动文学创作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的提升，多出精品力作，同时提升大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

巴黎四大副校长Pascal Aquien一行访问我院

12月2日上午，巴黎四大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席Pascal Aquien教授一行访问我院，与我院商讨合作事宜。

巴黎四大社会学院院长兼巴黎四大博士研究生学院院长Pierre Demeulenaere教授、中法学院法方行政办公室主任Mathieu Thomas de la Pinti è re老师陪同访问。我院徐楠副院长会见来宾，院长助理李丙权博士、张靖博士陪同会见。双方就双学位硕士培养项目、博士生联合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青年教师互访以及赴我校暑期小学期任教等合作项目达成了初步协议。今后我院将有计划选拔外语水平较高、品学兼优的学生赴巴黎四大交流或攻读学位，项目涉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影视学等专业领域。

我院成功举办第一届

北京青年语言学者（U50）学术交流会

12月6日，由我院主办的第一届北京青年语言学者（U50）学术交流会在逸夫楼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7个单位、共50余位相关专业学者出席交流会，就语言学热点问题展开对话交流。

荷兰华裔女作家林媚

“全球背景下的华文文学之畅想”讲座成功举办

12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会主办的主题为“全球背景下的华文文学之畅想——作家笔下的人物与时代”讲座成功举办。

该讲座由荷兰华裔女作家林媚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进行主持，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作为嘉宾出席。

来华从教十周年纪念

我院雷立柏教授讲述“西方古典语言与文化”

12月10日下午，我院奥地利籍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在公共教学二2102教室作了主题为“西方古典语言与文化”（Western Culture and Classical Language）讲座。

本次活动由我院研究生会主办，我院杨慧林教授、曾艳兵教授、梁坤教授、徐楠副院长、胡玲莉副书记、张靖老师以及上百名同学聆听了讲座。徐楠副院长为雷立柏教授颁发了同学们精心制作的纪念奖杯，专程赶来的台湾学生张心柔为大家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歌曲和拉丁赞美诗，在最后的“欢聚时刻”环节中同学们还精心准备蛋糕，对雷立柏教授多年的执教工作表示感谢。雷立柏教授也表示，衷心期望还能为我院再执教二十年，下辈子要做一个中国人。

我院潘晨婧老师获得第二届

“北语社”杯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大赛三等奖

12月13日，“国际汉语课堂教学资源建设”研讨会暨第二届“北语社杯”国际汉语教学资源大赛颁奖礼在西郊宾馆隆重举行。

我院汉语中心潘晨婧老师的作品从600多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独立作品竞赛单元——综合课型组”三等奖。

我院成功举办第五次语言学学术沙龙

12月17日下午，文学院举办了第五次语言学学术沙龙。

本次沙龙的报告人是赵彤副教授、董正存副教授和博士生董洪杰。沙龙由朱冠明副教授主持，劲松、王贵元、高永安、陈前瑞、龙国富、吴永焕、路志英、张璐、郑林啸、赵万勋、陶曲勇、曹慧、白鸽等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出席了本次活动。

我院学生访日团访问东京大学

12月17日，我院学生访日团访问东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互动。

本次学生访日团由徐楠副院长带队，由日语水平较好的1名本科生（王诗杰）、3名硕士研究生（李雪、叶雅妮、熊宸）和2名博士研究生（白海君、吴寒）组成，张永青教授陪同参加。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化部门主任刘闻文教授负责此次接待活动。

潘天强： 三十年从教 随性而行

文 / 本报记者 郑勃文
图 / 受访者提供



潘天强老师在哈拉雷著名的平衡石公园

潘天强老师，目前正在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孔子学院任教。虽然我们无法与他面对面交流，但通过潘老师不时更新的博文，我们仍旧可以和他共同经历一次非洲之旅。对于潘老师而言，这次的非洲的任教圆了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而回首从教的三十年，远在另一个大洲的潘老师用“随性而行”概况了他几十年来心路历程。



人大中文系的那些年

1979年10月，潘天强老师从江西南昌的一个校办工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在考上大学之前，潘老师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多年，入学之前已经有十年工龄。“其中就有三年是在江西九江的农村插队，插队的地方就是现在胡耀邦的陵墓附近，我们住的茅草屋离胡耀邦陵园不到两里路。另外七年的时间，是在后来名震一时的江中草珊瑚的生产厂：江中制药厂。在那儿从学徒干到车间负责人，在三班倒的间隙中，抽空复习考上了人大中文系。”知识改变了命运，这是潘老师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

回首在人大的时光，潘老师认为他的本科四年是辛苦并快乐的：“由于有了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我在上学时有两个优势，一是带着上学，当时我每月有36元的职工助学金，那时最高的学生助学金就只有19元，所以我绝对是班里的富翁。另外对学校的物质条件要求也并不高，感觉能到北京来上学已经是到天堂了，还提什么要求，根本没想过。那时二炮还占据学校大部分校园，没教室上课、没有图书馆，甚至没有食堂吃饭。”

毕业时，选择留校也是潘老师人生的一次重要的选择了。“1983年我们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毕业生分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那时由于大学毕业生稀缺，所以很多单位都抢着要毕业生，然而我却最终选择了留校。”潘老师留校

后先被分配在中文系的写作教研室。“当时写作教研室主任是胡明阳老师，后来成为语言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那天去报到时我的脸色肯定不好看，因为我当时很不乐意教写作课。但我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先在写作教研室教了两年的写作课，甚至还包括法律系的法律文书写作等。后来，胡明阳老师带领写作教研室的一班人创建了人大最早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但是我没有跟着过去，改投陆贵山老师门下，开始从教“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论”。”

“当时物质条件差，每个系只有四间办公室，老师们甚至在家里开会、备课。”说到当时艰苦的教学、生活条件，潘老师回忆了同他一起奋斗的50后的教师们：“文学院的这些年有一批和我年龄相仿的50后教师先后都要退休了。和我们院更年轻的教师相比，50后的教师算是比较有特点的。他们憨态可掬，整天笑嘻嘻，似乎是无忧无虑，但是翻开他们的履历，大家年轻时都有一番奇特的经历。”由于生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50后教师们都不是从学校走向学校，大多数人都下过乡，有的进过厂，有的还扛过枪，文革时大都有上过当。恢复高考时他们都是从田头、从机床边、从军营里直奔考场，都是在千军万马的高考大军中杀出重围的佼佼者。在30多年的学术之路中，目前他们中的大多都成为各个学科的带头人。

“50后还特别皮实，在我们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的生存状态下，50后身体好像都还不错，压力巨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以及上有老，下有小的繁重家务好像压不垮这些50后。”潘老师接着说道。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讲述了属于50后教师们的记忆。这批50后幼年时经历了三年饥荒，刚上学时又遇到文革十年浩劫，上山下乡的经历，打断了他们的学习生涯，最后总算搭上恢复高考的末班车，毕业后一直到现在即将退休，他们经历甚至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批人在社会大潮中翻滚，却能在心里和生理上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潘老师认为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练就了他们这一代人坚毅的性格和承受任何人生风险的能力。

如今，回头看看当时留校任教这一选择，潘老师并不后悔。“当时我之所以留校，主要是觉得我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10年，在哪个单位都差不多，于是就服从分配留校教书。而现在看来在学校和机关的比较中，学校有几个优势是机关不能比的。首先就是每年的寒暑假，那是在学校的最大福利，任何机关都不可能有的。其次是不用上班，有自己充分的时间上的自由。第三是作为老师每年送往迎来，假期结束后在教室里见到的都是新鲜的面孔。而机关里一间办公室里的同事从进去到退休除了变老就不可能再改变。”

作为电影学科负责人，潘老师于2007年为人大文学院申请到了电影学硕士点，2008年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他撰写的《新编西方电影简明教程》也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电影教研室陆续引进了几位才学出众的博士，大大加强了电影学科的力量。而从这个学期开始，电影学教研室又开始了招收电影学的专业硕士，使这个前沿性、开拓性的专业逐渐强大。潘老师坦言：“对我来说，电影学最初完全是兴趣

所在，在人大开设电影选修课当时也有一点想聚人气的念头。但当我深入到电影学，尤其是电影史论研究中的时候，我发现，电影学科现在已经构成了人文社科、甚至是其它学科都可以进入的巨大的研究平台，其前景不可限量。现在，我们电影学有几位优秀的年轻教师，他们青春激情、学术渊博，我相信他们将会把我们的电影学学科带到一个更高的台阶。”



津巴布韦： 50后的随性之选

在潘老师即将退休之时，他却主动选择奔赴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在万里之外的孔子学院任教三年，进行对外汉语的教学。潘老师认为“孔子学院”的教师是文化的使者，而他自己也从一名教师成功转变成了一位文化传播者。当谈及远赴南非的初衷，潘老师笑言：“这是看惯了人大校园的春花秋月，吃遍了人大食堂的南北风味之后的随性而行。”

今年是潘老师的本命年，也是他的花甲寿辰。在很多人的眼里，非洲，或许就是山峦绵亘，草木葱茏，圆形茅舍，牛羊穿行，一派祥和的田园风光。然而跟高度现代化的北京城比，非洲生活的艰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可在潘老师看来，“我觉得非洲的环境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我想这儿再艰苦也不会比我年轻时在农村插队艰苦。”潘老师打趣说，在非洲至少不用担心北京的雾霾和停车位。随性而行，

心性使然，到非洲孔子学院，正是潘老师再一次随性选择的结果。

在行前参加培训时，潘老师遇到的一位年轻人，“他是在一家专业的咨询公司做非洲风险评估的专业人员，他也要报名去非洲当三年老师。我问他，你做这么专业的非洲问题研究，还要去非洲实地呆三年有必要吗？他说，‘我们这一行里的老外在非洲一个国家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这才是专业人士，我不去非洲呆几年根本就无法和他对话。’”他的话，对于潘老师触动很深。“的确，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一次选择，这次选择能让我真正地、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了解这个地方的人和事，了解这里的美。从新奇到理性，是我决定到津巴布韦任教的决策过程。我想三年以后我回到人大时，我看世界的眼光和视角肯定和现在不一样。读书、行路，我们50后

就这样一路走来。”

在兴趣中，完成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享受自己的兴趣。把兴趣和工作合二为一，要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要抓住一切机会，尽量争取。一旦抓住了兴奋点就要把它做到最好，争取做到极致。最后，潘天强老师再次把自己纳入50后的大群体中：“我们50后的特点就是曾经经历过最艰苦的日子，以后再难的日子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事儿。另外，我们很容易满足，只要给我们一些有利的条件，我们都会尽所能做到最好。最后我们有巨大的包容心，可以容纳一切对我们的非议和指责。所以大家会看到50后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乐呵呵的，这就是我们应对社会压力和挑战的生活态度。”这种淡然处事的态度，让潘天强老师的每次选择都显得随兴然而他却往往能收获满足。而这种人生态度，也是这批依然在自己梦想的50后教给我们的。



潘天强老师在哈拉雷著名的平衡石公园



人大电影学史前史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充满了激情的年代，各种各样的国外文艺思潮涌进了国门，在我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怀着好奇心的潘天强老师开始接触这些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梳理和研究。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一一种排斥和拆解的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已

经过时，无法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潘老师经过认真阅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的，它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于是潘老师在90年代差不多教了10年本科基础课“马克思主义文论”，编著了《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并发表了系列相关论文，开始招收文艺学硕士，其中有不少

人后来考上博士，成为文艺学的专门人才。潘老师也在教学中真心地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除了教写作和文艺理论之外，潘老师的兴趣其实还很广泛，电影就是他当时的兴奋点之一。“1985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国高校电影学会在上海举办的第三期高校教师电影教学

陈前瑞： 做学问，玩语言 无用乃大用



走进陈前瑞老师的办公室，一下子就被大大的书柜和窗台上的花草草所吸引，正如老师说“办公室在七楼，挺安静的，正对着草坪，环境很好。房子刚装修过，养些绿色植物，改善下空气。”“我周末经常往中关村图书大厦跑，喜欢看书也经常买书。”陈老师热情地拿出橘子招呼我们，显得十分平易近人。

文/本报记者 文雅 李芙蓉
图/受访者提供

学习：源于内心的朴素动力

陈老师199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于2006年至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他的求学之路颇为曲折，当年因历史因素，初中毕业之后，学校老师出于就业的考虑让他报考了中等师范学校。也正是在师范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的过程中，陈老师接受了语文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另一方面，中师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方向。陈老师意识到，文史哲是需要相互贯通的，于是自学了历史系的主要课程，而历史学的系统掌握也为陈老师后来的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本来想学习历史的他，因为专业设置的限制，转而希望学习文学。但在当时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评判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命运起伏不定。他认识到：要做真正的学问，不能让自己的研究受社会浮沉的影响。这也是到如今，他对学术的热忱一如当初的重要原因。

做学术并不是一件适合所有人的事情，这同样也是一份有特殊要求的职业。在陈老师看来，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学术的潜力，首先要通过横向比较来认识自己，判断自己能不能往前走。讲到在中师曾经参

加的百科知识竞赛，拿了唯一的一等奖，陈老师信心满满地说：“那时候我就能熟练地使用《辞海》《辞源》等，有搜集资料能力与爱好。”其次就是看自己有没有想要不断改变现状的动力。“在好的环境中，人容易满足便少了改变的动力；恰恰是不好的环境，给了人动力。”陈老师对于自己坚持的学术之路这样说：“这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朴素的动力：要把书读到头。”“有合理的目标、动力和自信，辅之以不懈的努力，大面上可以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成不了的事儿。”

教学：通过学生的眼光发现问题

陈老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要从事研究与编辑工作，到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教学工作比例增大，真正实现了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我之前一直在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做编辑，做得久了就希望切换一下自己的环境；现在有了教学，需要更多的投入，也是一次新的尝试。”谈到老师上学期教授的《语言学概论》，他说：“这门课涉及到方方面面，这样也让我基础得更实。而且学生思维很活跃，能让自己的认识更加多元。”

刚来人大不久，陈老师便被人大各种讲座吸引，他很喜欢人文楼的环境，觉得学术氛围强，文史哲相互之间能够相

互启发。对于学生，他也有不同的感受：“语言大学的研究生来自师院的为主，人大主要是各地重点院校的尖子，具有很高的素质；但也有一个特点：专业思想似乎不够浓，选择继续深造的不多。或许是因为人大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有更多的选择后选择做学术的就少了。不过，客观地说，做学术的人也不需要那么多。”

上过陈老师课的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个给自己布置作业的老师，不断要求学生提问，然后花大量时间来整理回答。对此，陈老师认为，“老师上课不能照本宣科，要有学术含量高的东西。所谓‘学问’就

是学和问的所得。要通过学生的眼光来发现问题，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才能”。在他为硕士生开设的《现代语言学论著选讲》这门课上，有来自外校的旁听生，也有博士生。来自北外的同学谈到：“陈老师对时体方面的研究在国内比较领先，而且老师的课比较能引发思考，值得一听。”

陈老师的课堂也总能听到笑声，“语言学就是用来玩的，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游戏，我希望把这个好玩的东西与学生分享。课堂教学就像我在中师学到的那样，要注重程序性和趣味性。”

学术：主动探寻新的根据地

陈老师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学术研究，首先要努力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中，正确而有效地分配时间和精力，然后才能不断超越自己。除了少数天才，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保证，学问是熬不出来的。”

读硕士时，陈老师研究的是儿童语言习得，后来转向第二语言习得。语言习得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其研究是希望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语言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行为科学，而这需要对语言系统本身的深入了解。博士导师的激励以及广泛的阅读积累，使得陈老师意识到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汉

语的体貌现象和体貌系统会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于是跟博士导师一起决定，博士论文专做汉语体貌的本身研究，等以后有机会再做习得研究。可是这一晃，十多年了，也没有回到习得领域。

这十多年，陈老师把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时体的共时和历时问题，Joan Bybee的《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1994)一书无疑对其影响深远。陈老师谈到，“Bybee的研究思路对他影响极大，但Bybee对汉语的东西点到为止，是面上的，还

要自己分析汉语的实际情况，汉语丰富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历时类型学的宝库。一年一般只能做一到两个题目，十年来也就一二十个问题。”随着《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的出版以及另一本专著《汉语体貌标记的语法化》提交出版社审稿，陈老师感受到了瓶颈期，“毕竟研究十多年了，不能总在一个地方；要主动转移，寻找新的学术根据地”。陈老师谈到在研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自己的套路里再向前走，超越已有的研究范式。突破得要有新的理论、材料或方法。”

语言：无用乃大用

学习语言学的同学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困惑：学语言学有什么用？陈老师笑着说：“或许无用乃大用吧。语言学首先不是个经世致用的东西，但它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求知欲，让我们想弄清楚语言是怎么回事，人和人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是怎么回事。”同时，老师也指出，“人人都得说话，学习语言学对于言语交际的分

析意识更强，能增强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而且语言是一种综合性现象，很多研究都需要语言学的知识，比如百度做得好，部分原因就是基于对现代汉语的深入分析。”在老师看来，语言学在本质上看似没有用，但是与其他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却是无穷的。

“本科阶段主要是学习现成的知识，但是现成的知识有

很多陷阱，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而真正的研究就是质疑现成的知识。做研究的时候要画一个小圈，研究圈内的东西。越是有深度，就越是有广度。”陈老师寄语当下的研究生，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着眼点，并深入挖掘，这样便可以发现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

学术成果

- (1) 国家社科项目“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广义体貌标记语法化研究”(2006—2011)。
- (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体貌系统的类型比较研究”(2003—2006)。
- (3)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经历体的类型比较与二语习得研究”(2013—2015)。
- (4)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年度支持项目“汉语时体研究文献数据库建设及汉语时间副词的多角度研究”(2009—2012)。
- (5) 中国人民大学项目“动词重叠时体意义的类型学研究”(2014—2016)。

代表论文

- (1) 语序接触与北京话双“了”句的历时波动，第一作者，《汉藏语学报》7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 (2) 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类型学的罕见现象与汉语的常见现象，第一作者，《世界汉语教学》2012年2期。
- (3) 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之间的关系，第二作者，《中国语文》2012年6期。
- (4) 时体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脉络，第一作者，《汉语史学报》12辑，2012年12月。
- (5) 南方方言“有”字句的多功能性分析，第一作者，《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4期。
- (6) 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中国语文》2008年1期。
- (7) “来着”的发展与主观化，《中国语文》2005年4期。
- (8) 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第二作者，《方言》2005年4期。

一路欢舞一路歌

记我们的“一二·九”



健美操队员2014级本科生白璐



健美操队员2014级本科生荷丽敏



健美操队员2014级本科生侯森



健美操队员2013级本科生魏丹



健美操队员2013级本科生杨仁杰



健美操队员2013级本科生王伟



健美操队员2012级本科生苗警文、周斌

风景，那边独好

文 / 2013级本科生 魏丹

泰戈尔曾说：“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虽然健美操比赛早已落下帷幕，如论舞台上的精彩绽放也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段经历在我人生的天空中留下了痕迹，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发清晰，愈加令我感动。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健美操比赛了，想起我第一次参加健美操比赛时的情景，那时的我，四肢极不协调，老师教的好多动作我都不怎么会做，就更不用说跳好了。看着其他小伙伴们灵动的舞步，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因为怕自己跳不好托大家后腿，在大家排练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在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认真地练习每一个动作，力求做到最好。忘不了每次排练结束后累得躺在地上不想起来的我们，忘不了在膝盖受伤后依然坚持练习的我们，忘不了反复纠正动作时大家认真的神情，忘不了在备战考研的紧要关头每天晚上都来指导我们的周君师兄，忘不了每天晚上都和药膏相伴入梦的我们，忘不了师妹在脚踝受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比赛，忘不了在比赛当天化妆镜前那瓶“另类”的云南白药……

2014年12月12日20时18分，当我们的录音在如论响起时，我的眼眶湿润了，一个月来的汗水和努力，在那一刻俨然成了一份光荣，一种荣耀。比赛结束的我，还没来得及及谢幕，早已是立不成声，因为感动，为自己，为我的小伙伴们，为文院……

“如果，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长大想做什么；如果，我可以长生不老，那不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不断地重新选择，永葆年轻；

属于我们的轰轰烈烈

记“一二·九”合唱

文/本报记者 俞珂 王昌昶

“一二·九”全程追踪
12月7日的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如论讲堂，彻底沸腾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练习，人民大学的各个学院都迎来了期待已久的一二九大合唱。每个学院的成员都面带笑容，自信满满的进入如论讲堂。在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里，文法学院和国学院联合组成的国文联队一鸣惊人，取得了B组二等奖的好成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国文联队一二九背后的故事。

在“一二九大合唱”进入最后三天倒计时的时候，文法学院和国学院的同学们就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在最后一天，两个院的同学们和两位老师以及钢琴师不辞辛苦地进行一遍又一遍地排练。在这最后三天里，两位老师不再和往常一样教大家音准，而是开始认真地抠细节，教大家如何营造气氛，如何真正融入歌曲，把自己的情感传递给观众。与此同时，文法学院和国学院的学生会成员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西瓜霜喉片，防止大家在最后的排练时间里因为高强度的训练而伤害到嗓子。两位老师还特别嘱咐大家晚上要早点休息，一定不能熬夜，因为熬夜会影响音色。为此，两位老师晚上在国文联队的群里一遍遍提醒大家早点休息。

12月7日早上7点，距离正式比赛还有7个小时。虽然天色尚早，但是公教三3206教室已经十分热闹。在这间被用来充当女生化妆间的教室里，大家都在忙碌着。换上鲜艳火红的裙子，扎

上蜈蚣辫，姑娘们一个个都显得十分兴奋。而大二的师姐们也热心地为大家上妆。BB霜，粉底，眼影，眼线，腮红，大家在一道道繁琐的工序之间穿梭，一切都显得紧张却又有条不紊。同时，男生们在3202也忙碌开了。因为不像女生那么繁琐，男生们在8点到了3202。换上西装皮鞋，打上领结，男生们都显得十分精神。然而，师姐们的到来给男生们带来了“噩梦”。男生们要化妆！一个男生以一种视死如归的神情将自己的脸交出去让师姐们“蹂躏”，看来去年的男生妆带来了不小的阴影。

时间在嬉笑中一分一秒的过去。10点钟的时候，大家的妆基本已经全部上完，每个人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即使嘴里挑动着，但大家的脸上满是笑容。男女生又再次汇合在3206，开始带妆排练。或许是在瑟瑟的风中最后唱了一遍《茨冈》，没有音乐，没有伴奏，没有舞台，可是大家唱的十分投入，有的成员唱着唱着便笑着哭了出来。在这激昂的歌声中，我们告别了“一二九”！

在离开明德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国文联的群里就传来了我们去的二等奖的好消息。群里一下就沸腾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互相祝贺着。大家在群里无所顾忌地开着玩笑，畅快的表达自己内心无比无比的激动之情。微信群的群名甚至都被修改成了“国文联联队”。看来，一二九让文法学院和国学院的感情变得十分深厚。

对话国文联队2012级本科生李嘉哲

问：对国文联队的表现有何看法？

答：我觉得表现挺好的吧，联队这个东西本来挺不好组织的。国学院和文法学院这两个院我印象里是第一次搞这个联队，本来想人文五院在一起，后来我们开会商量一下说，这个难度还是太大了，而且这个人数还是不够A组的。能得这个二等奖很开心，我们当初也没有强求这个奖，大家唱的很好！

问：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印象最深刻的什么事情？

答：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我印象里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歌都教完之后在学活彩排。是12月3号晚上，在学活报告厅，相当于最后一次正儿八经的带钢琴彩排。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效果基本达到，而且钢琴也特别好。那一天晚上就是感觉，怎么说，就是又点燃了一把火。其实我都已经大三了，本来都没什么火了，相当于是你们又点燃了火一把火。

对话国学院2012级王通老师

问：请问你对这一次国文联队的表现有何看法？

答：表现太好了，最后在台上很激动，比平时唱的好。大家平时也很卖力，配合特别积极！

问：是否觉得联队的形式难以协调？

答：没有，配合特别默契！

问：如果明年还邀请你参加，你还会来吗？

答：必须来啊！约！

对话指挥国学院2013级张一鸣

问：请问你对国文联队的表现有何看法？

答：当我从对面帷幕里看着大家

勇敢自信漂亮从容的走上舞台就知道这一定是最棒的一次。

问：对国文联两院联合联谊有什么感想？

答：一开始还有点忐忑，毕竟这是两院第一次一起唱129。后来熟悉起来，一起排练一起唱歌，国文联很快就连成了一个院了~

问：合唱排练过程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答：对女生们说如果不笑就要出来solo后大家对着我灿烂的笑的样子。

对合唱队成员文法学院2014级本科生史含章

问：请问你刚开始听说要一二九合唱的最初感受是什么？随着排练的进行到比赛的结果，你对一二九的情感有什么变化？

答：刚开始对一二九还是很期待的，但也有对它可能会占时间的考虑。后来也因为练习次数太频繁，还有晚上顶着大风去排练，占用许多时间的不满。但是随着排练的进行，我觉得每个晚上都和大家一起唱歌，和师兄师姐一起努力也很开心。快比赛的那几天，我也是比较紧张操心的。等到比完了之后，心里是浓浓的怀念和不舍。

问：对自己一二九的表现满意吗？觉得国文联这个形式怎么样？

答：我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吧，总体是满意的，至少比我平时唱的好。我觉得国文联这个形式也很棒，这样我们不只拘泥于本院的群体交流，还可以交到许多外院的朋友。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不同于文法学院的其他院的氛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问：在“一二九”当中有没有什么收获？

答：最大的收获就是师姐教会了我笑。我以前都不会怎么裂开嘴笑，但是张一鸣师姐教会了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学会去笑。



合唱前化妆



声乐老师合影



男生练嗓



如论合唱现场



男高音准备

三载执着，他们与文院一同走过

文 / 本报记者 李薇

今年，已经是苗警文和周斌来到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第三年；今年，也是他们代表文院参加健美操大赛的第三年。

大一入了健美操大赛这个“坑”，到了大三还没爬出来。回首当初的一步一步，每一次做出的选择，仿佛都隐隐约约地昭示着他们与文院健美操队的不解之缘。

大一·懵懂地“闯”进来

那时候的文院，因为有了国防生师兄们的并肩作战，也能算得上是129合唱比赛中“B组的大院”了。健美操队的队员们，也不必辛苦地兼课两边。“唱歌，还是跳舞？”对于一般男生来说，这似乎需要深思熟虑地反复权衡一番；但对于苗警文来说，这似乎确实没有构成一个问题。“大一的时候参加健美操，纯属是因为好玩。而且我唱歌跑调，不想去129学。结果发生这段往事，还真是值得回忆和珍惜的往事。”

那一年，明德堂的舞台上，他们穿着一身白衣，画着中国风的妆容，伴奏是“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的京剧腔，与文院的人文气质，相得益彰。

大二·一个部长的担当

没有了国防生，文院的男生人数和总人数都可谓“损失大半”。129合唱比赛不仅大一几乎全员出动，还邀来了上一届师兄们前来助阵。健美操这边的情形也不容乐观，四位男队员中，只有一位是大一的。转观此时的苗

警文和周斌，已经由文院体育部的小干事，成长为了体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既要参与，又要负责，两位师兄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大二参加，除了自己对健美操意犹未尽意外，主要就是自己身为部长，就像今年的王伟一样，不能让健美操队在体育部长的手里不是。所以又跳了一年。”

大三·文院人，不后悔

大三，意味着激情逐渐沉淀成为平和；大三，意味着渐渐淡出社团、组织与各项活动；大三，意味着学术与实践将成为生活的主调。确实，苗警文和周斌原本已经决定不参加今年的比赛了，要当一回“鼓掌的人”。但没有想到的是，在离比赛还有20天左右的时候，原本的四名男队员中的三名，纷纷因事不得不退出，健美操队一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大四·健美操情恐难断

两位大三师兄倾情助阵健美操，成为了这次比赛的最大亮点之一，大家也纷纷打趣儿地动二位，要不要明年再上一年，创造一个“一次不差”记录。“那天跳完比赛，我们俩跟你说：‘明年你研一，再带我俩跳最后一年。’我想，到研一真的需要我，或许还会上吧。”参加了三年的比赛，每次回想起来，学到的动作，获奖的喜悦，固然值得骄傲，但都在时间的洗练下渐渐淡化成为背景底色。惟有练习时的快乐和培养出来的坚固友谊，是一直鲜艳的。苗警文和周斌，两位并肩奋斗了三年，的好战友，彼此间的兄弟情义，恐怕也是堪比金兰了吧！“我、周斌和君君，陪了三代文院健美操人，都是值得珍惜的回忆。”“至于我和周斌的友谊，基情四射，大家还是自行脑补吧！”

随着两位“元老级”队员的加入，健美操队的默契氛围一下就被激活了。苗警文和周斌这一对好基友，或是深情对视，或是相互斗舞，其他队员渐渐也被带动起来，艰难无味的动作练习也渐渐透出了温馨的味道。由于苗警文的气质特殊，无论照相同学的镜头对准谁，最终都会被成功抢镜；表演天赋特异禀，生为大家凑出了一组“表情包”。笑声贯穿了整个训练，欢乐不断的健美操队再次成为“欢脱”一词的典型代表。

对话人文

人文知识竞赛师生采访集

文/本报记者 毛琳 史含章 唐亦文
图/受访者提供



2014年11月29日，第六届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北京赛区决赛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我校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在决赛过程中，北京联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六支代表队进行了激烈而精彩的角逐。

代表我校参赛的队伍由来自中文学院的帅克、燕昭宇，外国语学院范嘉成，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郝兆源，国学院的李坤五名同学组成，哲学学院的田洁老师担任队伍的指导老师。

燕昭宇

文学院2013级古典班同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师兄的书特别多，那么除了读书以外，还有没有其它兴趣爱好？
燕昭宇（以下简称燕）：这当然挺多了。比如说看电影。一般我每读完一本书或是看完一部电影，都在朋友圈发一个小小的评价，然后很多人要不要去看这个电影就会参考我的评价来做选择，还有很多人跟我约稿、要影评什么的。其实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参加在北京的一些文化活动，比如说知名品牌单向街、万圣书园等，我喜欢参加他们的沙龙、讲座和读书会等等。然后就是在北京的各种大街小巷hang out，很多景点转一转。

记：去大街小巷hang out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燕：我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的时候买了一张北京地图，就是那种开本很大的，很详细。徒步经过每一条大街小巷，就用彩笔把它涂上，现在基本上二环内已经走遍了。

记：应该怎么看古典班，就是这个专业，包括一些课程？
燕：总的来说，毫无疑问，古典班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是对现行的文史哲分科的、通识教育处于很弱的地位的很高度的补充，或者说反悖。我想起李猛老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典礼上说的“同学们，你们不是来北京大学接受了四年的哲学教育，而是在哲学系接受了四年的北大本科教育。”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由教育，它的本意一定是非常严肃地、非常系统扎实地去阅读这些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跟伟大心灵之间的对话。所以说古典班的用意应该就是在这些地方。

记：说一下人文知识竞赛吧，您是怎么想到去参加这个竞赛

的，是什么想法推动你去参加的？

燕：其实人文知识竞赛我是参加了两届，去年九月份我刚入学的时候就参加了第一届，也非常顺利，从初赛、复赛、校决赛，继续到北京市，我跟国学院的一个同学李坤，我们也是两年的老搭档了，大一一大二都两次参加这个人文知识竞赛，而且很幸运地都拿到了一等奖。其实我去年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并没有想很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挺适合我的。我大一的专业是社会学，这个专业当然也非常好，但它不一定是我最符合我的气质和兴趣的专业，所以在那个专业中感觉缺少人文的交流和人文的思想的沟通平台。这时我看到了人文知识竞赛，于是就报了名。

除此之外，毫无疑问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通过这个比赛，能够让你更全面的了解到到底什么是人文，你在人文方面究竟懂多少，不懂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人文知识，可能马上想到的是文史哲，孔孟老庄啊这些，但其实这些可能是我们理解的主流，二十四史、李白杜甫等等。但是其实还有更多我们不太了解和熟悉的。比如说，西方的很多作品，可能我们就不如中国的东西熟。还包括艺术类、地理类、科学等，伟大的科学成果本身也是人文素养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再包括比如说北京的历史地理等等，这些方面我们是很缺乏的，通过参加这个比赛，可以确实实地从中获得教益。

记：在整个准备以及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或者让你感触很深的事情发生呢？

燕：印象最深的、最有趣的就是“人文演绎”环节。人文演绎就是根据历史上的一个反映

人文精神的故事，全队一起编排一个话剧，一般是八分钟，展现出所理解的人文精神，而且剧本必须原创，对剧本写作来说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去年我们全队一起投入，查找资料、寻找方向、敲定剧本、一行一行地敲定台词。我去年演的主角，我们的剧本是关于陈亮亮的，他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自身经历非常坎坷。早年积极主战，主张收复，上《中兴五论》等，但被打压。他一生跌宕起伏，临死前却如高中状元。我演的是他。当时理解这个人物的传奇经历本身是蛮困难的，我们也没有接受过表演训练，只能尽可能地通过历史考证的途径去接近它。台词非常多，都偏文言，需要记忆。去年十一月决赛，当时有半个月排练，只能是晚上9:30、10:00大家下课以后。每晚大概排一两个小时，到十二点多。但那段经历还是弥足珍贵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时候天天晚上十二点多走出来，外面的星空特别灿烂。

记：说起人文知识竞赛，您感觉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收获了什么？

燕：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人文知识应该有怎样的意蕴，怎样的内涵跟外延。比如说一个同学可能读了很多古典小说，《红楼梦》等等，可能有的同学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前四史都翻过，但是这个同学能说自己很懂人文吗，在这个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吗？其实并不然，这个比赛的题目包罗万象、千变万化，甚至有各种稀奇古怪的题。像今年在学校决赛秒杀了我们的一道题，是关于北京在燕山地质运动过程中留下的地质时期的子遗最集中体现在哪个地方

的断层中：水关，扬子关，房山……这个题完全抓瞎。你会发现，在人文面前永远姿态要低一点，可能一个同学没有读过二十四史、红楼梦，你读过，但是在整个人文的世界中，你们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显著，也是很大程度上激励自己谦虚地、虔诚地去了解这个世界。

第二个方面，收获了一些很难忘的记忆。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北京市，都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跟他们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

第三点，有助于我们反思和理解人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比赛叫做人文知识竞赛，不叫人文竞赛，本身就很有趣。因为人文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所谓humanity，如果是人文竞赛听起来好像是选手到台上去比谁更有人性一样。我们其实是通过人文知识来接触人文，这一点和许多比赛是不同的。比如奥数竞赛，当然我没有贬低这些纯知识性竞赛的意思，但我们会很明显地注意到知识性、学理性的比赛是这种竞赛的第一个层面，人文知识竞赛有在这个层面之外更升华的精神价值，就是通过人文知识来进行人文。

那什么是人文，我觉得董平老师说得很好，就是“人文就是人道的文士”。这个词在中西方本身对应的词源也不大一样，我们讲的“人文”可能是“关乎人文，化成天下”的人文，和humanity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无论如何，我们是通过这种比赛来感受“人道的文士”性，有人道的成分在里面，这种感受的过程有助于了解我们自己在当下应该如何安身立命、为人处世。

田洁

哲学院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老师这次指导了我校参加北京市人文知识竞赛的队伍，指导时间上如何安排？老师主要负责哪些内容的辅导？

田洁（以下简称田）：其实并没有做多少实质性的知识内容帮助，只不过是陪同学去比赛，打气，照顾他们而已。参赛同学自己和帮助我组织的同学刘伟彬和吕腾才是最重要的人物。

记：在辅导中，老师觉得队员们知识面和学习能力上怎么样？能说一说每个队员或者老师觉得比较有特点队员的情况吗？

田：每个同学的表现都很惊艳。我就不点名说了，只是举例说明，比如同学们合作写成的古诗，工整雅致，厚重达意，对于一个稍微有完美主义情结的人来说读他的诗简直是享受。还有一些同学，what a character，存在感极强，无论是在辩论还是在现场演出时只要他一开口就全场关注，面对评委的询问不卑不亢，得体自信。总体来说，每个同学都十分十分地优秀出色。肺腑之言。对于一个在国外住了10年刚刚回来的新老师，能够有机会和这样一群同学相处，是很振奋的，对于将来在人大的人文本科教学也充满了期待。

记：今年我们再获一等奖，老师觉得决赛中同学们的表现如何？有没有什么缺憾或者超出预期的表现？

田：决赛的表现十分出色。整体十分顺畅。这群同学最突出的特色是举重若轻，淡定

自信的姿态一路下来，这种特色一直延续到决赛，令人十分佩服。唯一的缺憾是没有主场优势。

记：北京市人文知识竞赛好像长期参赛高校不是很多，像北京大学等都不参赛，老师对这项赛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项赛事有什么样的意义？

田：我刚刚回国，不大清楚北京高校的总体情况。但是通过参加这次赛事，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对于那些对人文学习充满了兴趣的学生绝对是个上好的机会，从同学们平时的交谈中看得出来这是他们真正喜爱的东西，我觉得仅这一项就足够使得这项赛事意义非凡。还有什么事情比一群志趣相同的年轻人，在最好的时光，全力以赴一起去完成一个事情，更快意人生呢？

记：人文知识竞赛会不会成为高校象牙塔中的“象牙塔”，局限在几个文学院的同学们之中？老师怎么看人文学科、人文风气在我校的情况？

田：我很难对于将来的可能事态做预测。暂且不说我校浓郁的人文气氛让我并不担心这项赛事局限于象牙塔内，我想说，即便这件事最后变成所谓的精英运动，局限于高校中少数的同学，这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成为民粹才有价值。相反，有一群人，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致力于把一件厚重的事情做到极致，并且能够一届一届地做下去，天长日久回头看时，会有当初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价值。



帅克

文学院2012级古典班同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是古典班的，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古典班的学习情况吗？

帅克（以下简称帅）：古典班偏重于读原典的东西。比如说读原典中的《左传》、《诗经》。而且用的都是古人的本子，比如说《诗经》用的是朱熹的《诗经传》，《论语》则用的是清代人的著书，这些书就相当于我们的古汉语教材。

记：您为什么会想到参加人文知识竞赛呢？

帅：好玩儿！这是我第三次参赛了。因为我比较喜欢人文知识，参加竞赛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们关系很好的几个朋友每年就约好一起去参加，很棒！

记：你们队员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有趣的事吗？

帅：排人文演绎的时候有一些台词，很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我们演完之后，每次对话的时候都会引用剧本里的话。比如说演完了之后我们见到对方就说“相公近来可好啊？”，然后对方就会回答说“大影客气了，有你那百官图我哪能安好啊？”这是剧本的第一个对话。

记：您在这次竞赛中有什么收获吗？

帅：我觉得每年参加竞赛后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吧。每年你去答那些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也是一种收获。



那些年，我们一起选过的课

文/本报记者 杨春萌 郭澄澄

选课，你怎么看？

选课程序知多少

又是一年选课季，选课相较于完全不同于高中的课程模式，对于入校不满一学期的大一新生们还较为新鲜。“什么时候开始选修课呢？”“那些好课能选上吗？”“选修课要怎么凑学分？”受到采访的大一同学们关于选修课的问题层出不穷。显然对于选修课，大一的同学们目前还不是很了解，“我有去蹭过一些感兴趣的课，有的课很精彩，场场爆满，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蹭课经历丰富的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侯淼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Q1. 选修课是什么？怎么选？

任选课：除了教学方案规定的限制选修范围的必修课外，本科、第二学士学位学生(除第一、八学期外)可在教务处公布的全校选修课表中任意选修，选修的学分必须在教学计划规定学分以上。大一下学期就可以开始选修课课程。一般在学期末开始为下一学期选课。

Q2. 选课还是抢课？

人大的选课系统中，选课分为三轮：

选课阶段	选课时间	选课形式
第一阶段选课 (注册阶段)	周期一般为 五天	开放注册 随机筛选
查询选课结果	第一轮未选上的课程进入第二轮选课	
第二阶段选课 (调整阶段)	周期一般为 五天	时间优先 人满为止
第三阶段选课 (试听阶段)	开学后 前三周	试听退课 或重选

“第一轮选课拼人品，第二轮抢课拼速度。”商学院2013级研究生吴海军根据自己的选课经验总结道。虽然选课系统曾经有过改革，但是三轮选课并没有多少变化，第二轮抢课也变得尤为重要。“有史以来的两次选课都是在文学院10点有课的时候开选的，这样想选的课就比较难抢到。”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李薇吐槽道。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学院2014级同学们的身上。第一次选课，由于大家对选课比较陌生，稍稍犹豫后刷新页面，发现自己要选的课已被选满。尽管选课不是抢课，教务处也再三申明：“筛选时与学生的选课先后顺序无关，请同学们合理安排自己的选课时间，不要在选课开始时抢课！”

那些年，我们一起选过的课

校选课给了学生极大的自由在全校各院系范围内选择自己所要修读的课程，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法律导论，无论是环境生态学还是经济政治史研究，各种各样的选修课程任你挑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和兴趣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选修课进行修读。经过对文学院2012级、2013级部分同学选课类型的调查显示，文学院同学选择修读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课程的比重最大，这类课程对中文专业的知识背景有很好的补充。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魏丹表示自己选修了关于历史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和本专业相关的课程学起来会轻松一些，也容易激发兴趣。”而选择偏理工类的课程对于我们文科生而言的确是挑战，“如果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慎选理工类课程。”

选修不同的课程也出于不同的目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修课程，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李薇在大一下学期选择了“合唱理论和发声技巧”课程，“这门课绝对是音乐爱好者的福音，是我最喜欢的校选课。”

选修某些专业性强的课程则是为副修做准备。“选择了宪法学，就此走上了修法学的不归路。”李薇开玩笑道。在大一下学期选修一些与辅修专业相关的课程，对于将来副修第二专业或第二学位会有帮助。除此之外，老师的个人魅力也会吸引很多同学选修该门课程。例如文学院的徐建委老师开设的《诗经》原典选读课就吸引了1200多人去选。好课之所以受欢迎，有吸引人的授课老师绝对是主要原因。文学院2011级本科生刘启民表示：“我很喜欢新闻学院的刘海龙老师的传播理论课，很开脑洞，老师也很帅，是我众男神之一。”

而纯粹为刷学分而选的课程似乎也不少。根据以往师兄师姐们的经验，校选课平均学分绩都在3.7左右。但是选修课刷学分绩也因人而异，关键在看个人努力程度。文学院2011级本科生刘启民说道：“我比较喜欢真正有挑战，对已有知识构成补充的课，个人不太喜欢为了刷学分绩去选水课，觉得大学就该好好学点东西。”希望大家多选对自己真正有益的课，不辜负人大优秀

的课程资源，也不辜负宝贵的青春时光。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由于部分课程时长不同，选课时要注意上课时间以及开始的周数。“系统识别不出7至8节和7至9节是重复的，需要自己判断”，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许悦这样提醒新生，“如果事后才发现，要赶快通知教务处，和教务处老师商讨解决办法，不要误了上课。”同一类课程的学分也可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培养计划，选课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学分安排，不要吃亏。另外，2013级文学院本科生杨亚迪建议大家，选的课毕竟关系到学分，要考虑老师的给分好坏，还要仔细研究培养计划，如果只是对于某一节课很感兴趣，大可以去旁听，这样压力比较小也不那么占用时间精力。“我也曾经是凭兴趣选课，但后来发现那门课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就从兴趣变成了负担。”因此同学们可以利用学校给出的两周旁听时间，先接触一下课程的考核标准和老师的讲课风格，再决定要选还是要退。

Round 1:

同学：现在的选课程序分为好几轮，其中第一轮是随机挑选，第二轮以后则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老师认为这样的选课方法设置有什么好处吗？又有什么弊端呢？

陈涛：这样比较容易达到公平吧。就我个人开全校公选课的经验来看，我课上的同学来自于很多不同学院，由此看来这样的选课方式基本上能保证公平合理性。弊端的话，大概如果有同学运气背的话，想选的课有可能都选不上。但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很想要上某一门课的话，即使没选上，也可以去旁听——毕竟学习是最重要的，挣学分是其次。

Round 2:

同学：选课的时候经常出现想选的课和必修课撞车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困难，老师有什么选课方面的建议吗？

陈涛：我个人感觉必修课还是更重要的——是奠定你专业知识、能力和视野的基石。而且据我所知，选修课每年一般都会重复开设的，所以下学期再选呗。

Round 3:

同学：课程的选择较少，如体育课种类较少，以及很多有意思的课程不面向文院（主要是跨专业选修方面），老师对于这样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陈涛：这种设置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太懂，毕竟不是参与课程设置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因素。很多学院的课程不开设给其他学院，可能有自身的考量，例如专业性太强，或者优先保证本院学生选择等等。

Round 4:

同学：有些同学反映发展指导类的课程感兴趣的很多，而跨专业选修则较难选择，选项也较少，老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和解决方法吗？

陈涛：如果这是大家的共识，那你们可以建议学校多加一点发展指导类的学分要求，并建议各学院多开一些跨专业选修的课程。

Round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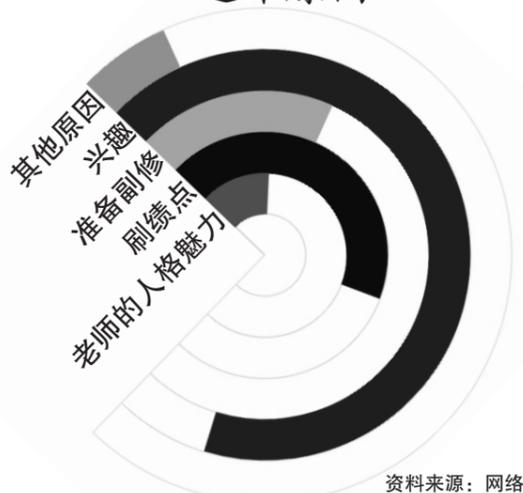
同学：对于选修课，老师有什么推荐的课程吗？老师您认为吸引同学们选课的因素有哪些？其中应该最看重哪些？

陈涛：我个人的意见是：同学们可以提早对自己的发展有个鲜明的规划，将课程作为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选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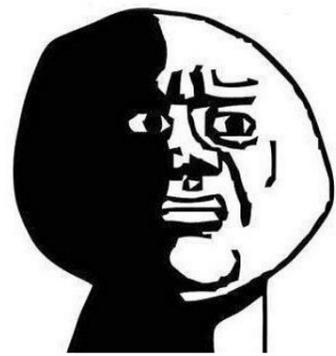
我觉得现实情况是：课程是否精彩、给分是否较高、选课过程是否愉悦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几项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看这门课程对于你自我发展的认知与规划是否有益——因为我听说过很多案例，例如有同学修了热门课却不从心，或者修得很辛苦却没什么收获，或者轻松愉悦但却不知道学了些什么，等等，我觉得这些都不好。

五轮问答过后，陈涛老师表示，对于这些问题也只能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教师（而且是新教师）的立场谈一下自己的体会，因此很多问题可能无法体会到选课或设置课程方面的问题、现状和困难，而只能无关痛痒地谈些自身的看法。因此基于这样的选课程序和课程设置，同学们应该立足于自身兴趣与特长，也可以适当参考网络上的“选课宝典”，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选课原因



资料来源：网络



谈到选课，你的心情是否和他↑一样？

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学长学姐给了很多建议，老师也帮助大家参与“选课大战”，但毕竟真正选课上课的，还是学生本人。所以无论是刚入学的新生，还是已经“身经百战”的老生，在选课时都不要疏忽，小心谨慎，全面思考，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才能选到满意的课程。



角色转换之间 ——专访张培均

文/本报记者 李逸 郁坤铭
图/受访者提供

张培均，文学院2009级古典班本科生，2012年大四在读时，参军入伍。2014年11月复员后重返校园，并拿到保研资格。在军人和学生的角色转换之间，他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青春道路。

记： 大学本科阶段选择参军，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决定，是什么原因激发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张： 这个问题有好多人问过。我当时在人大“自游人”登山队，那时候有一个队友怂恿我，他说：“一起去当兵吧。”我那时正在准备考研，每天从早到晚都呆在图书馆，感觉挺枯燥的，正好队友怂恿我，再加上自己以前也有从军的梦想。其实早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动过去参军的念头，当时是因为视力不好，感觉自己达不到部队的要求，于是打电话问了武装部。武装部跟我说的标准我肯定达不到，所以就这么错过了。大四那年和队友一起去报了名，结果发现对报名参军的大学生在视力方面的要求可以放宽，顺利通过了体检。所以我和我的队友就一起成功参军了，当时我和他都报名参加二炮，但是最终他被调剂去了武警，我到了二炮。

记： 从一个学生转变为一名职业军人，可不可以说说这个过程你面临了哪些挑战，又是怎样克服的？

张： 你们军训过了吧？你们的军训比起我们的军队生活就跟玩儿似的（笑）。在部队，坦白说，日子非常难过。用《神曲》三部曲来说，新兵三个月的生活那是地狱篇，第一年那是炼狱，第二年相对来说就是天堂了。

记： 简单描述一下自己的新兵生活吧？

张： 我就谈谈新兵的日常吧。在部队伙食都不错，每顿都有四荤两素六个菜。说实话，比起第一年，新兵营算是好的。新兵营的时候，一个老兵管那么多新兵，肯定没有那么严。而且大家都是新兵，还能说说话谈心，但是一下到连队里，一个班大概就一到两个新兵，第一年的时候就感觉大家都管着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记： 军营里日常的娱乐有哪些？还看书吗？看的哪些书？

张： 部队的书很少，能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吧。不过在新兵营的时候就基本没什么就会看书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就寝，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第一年也够呛，到连队里大家都管着你，也没什么时间看书。到了第二年，就能有自己的时间看点书，再加上我在学校的同学也都会给我寄书，所以还是能读到书的。举例来说，《战争与和平》就是我在部队看完的，说起这个也挺逗的（笑），有一次在不该看书的时候看书，结果让我们营长把书给收了，还写了一篇检讨。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在部队就主要看一些有关战争的书，凯撒的《内战记》、《高卢记》也是在部队看完的。除此之外，我们部队还有一些战争史和伟人的传记。

记： 在军营里和自己以前的同学有联系吗？看见大家各自不同的选择您有什么感触？

张： 很少有联系吧，第一年我基本上连手机都用不了，第二年稍微好一点，但只有在周末或者休息的时间才发还给我们。我们班以前一共十几个同学，有出国的、有工作的，也有读研的。读研的同学们就不说了，我感觉其实那些参加工作的同学们，据我所知，都挺不容易的，大家工作都比较不如意。可能是因为刚刚参加工作，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吧。

记： 评价一下自己的军旅生涯。

张： 感觉在部队表现还不错吧。当兵的时候，作为一个军人，我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都挺严格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够坚决执行命令吧。其实部队的大学生并不多，大学生士兵在部队也算是一个事儿吧，部队开会和讨论的时候都希望大学生士兵能够发挥作用。但是说实话，在部队里作为一个兵我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士兵，能做的还是比较有限。

记： 从军营再回到校园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觉？

张： 虽然我是11月刚刚退伍的，但是9月的时候曾经回来过一次。那次来的时候还是比较激动的，这次正式回来就显得比较平静了。9月的时候，我是坐地铁从北京南站到学校的，刚下地铁我就开始激动，越靠近人大，心跳就越快——好久没有回到人大了。进了学校之后，发现学校很多建筑都修缮过了，三栋教学楼和人文楼外面都经过了装饰。都两年没有回来了，回到人大时候的心情还是非常非常兴奋和激动的。

记： 从一个军人再次成为学生，在经过军营生活的洗礼后，军营生活对您现在的学习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 其实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到了学校就全部荒废了。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早睡早起，作息非常规律。但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内务什么的在军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尘不染，虽然现在在我们几个退伍的都住在一起，但是说老实话，宿舍现在也乱得很。在学校感觉没有约束，生活上有点开始自由散漫了（笑）。

记： 怀念以前的战友和军营生活吗？

张： 在部队的时候，大家都是男人，不怎么懂得表达。但是大家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两年了，肯定是很深的感情的，特别是一个班的。在部队大家的关系为什么会这么好？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咱们当兵的在部队老是挨训，动不动就被骂。部队有一种说法，叫：“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只要谁出了错，大家都一起陪着挨骂，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比较团结（笑）。再者，部队不像学校，大家平时的生活都挺苦的，虽然我们营区的条件确实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常常到野外去生活，在那样的条件下和战友共同生存，大家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在部队，大家虽然都是粗人，但是还都挺有幽默感的，也算是苦中作乐吧。退伍的时候，好几天前就开始喝酒。当时有一系列的活动，先是全体组织观看了《星际穿越》。11月23号晚上，全体退伍老兵就聚在一起开了一个茶话会，连长、营长都来了，大家一起喝酒聊天。我平时很少喝酒，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吐了。24号晚上又是会餐，本来部队只允许在饭堂里喝酒，但是那天也没人管，在班里也喝，喝完啤的喝白的，喝得稀里哗啦的。正式离开的那天感觉还好，也有哭的，但是我没有。诶，没有在部队呆过，体会不到那种感情。

记： 现在回想起来，最想对当初作出这个选择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张： 勇敢的去吧！我觉得每个男孩都有一个军旅梦，有的就只是藏在心里，有的就付诸行动，我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在大四这一年还能赶上。如果不是那个队友怂恿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当兵了，就少了这两年珍贵的生活。我们旅性质比较特殊，这两年也去了不少地方，在各个地方执行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也没有白过吧，也算是为国为民尽了点义务。

记： 角色转换之间，对自己的决定满意吗？

张： 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应该说后不后悔吧——不后悔。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这两年确实不好过，但是有两年的军旅生涯也实在是一件无比自豪的事情。特别是在部队当兵以后回到地方，在部队里磨练出来的那种战斗精神，那种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不管以后干什么，反正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吧。我是一名军人，不能给军人丢脸。

记： 您对您一样怀有参军报国梦想的同学有什么建议？

张： 首先是对那些想去的吧，想去就大胆去，不去可能真的会后悔一辈子。还有就是对那些已经在部队或者即将去部队的同学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人大参军入伍的老兵有这么一句话：“在白天的时候你要忘了自己是个人大人，在晚上睡觉前你要记得自己是个大人。”就是说，在部队的时候，你不要刻意想着自己是一个大学生，想着自己有多了不起。你要把自己放到和大家一样的高度，因为客观来说，大学生士兵在部队确实非常不一样。首先你的年龄肯定比大家都大。一般当兵的话都是高中毕业或者初中毕业，像当时跟我一个班的士兵里，有96年的、97年的，比我小多了，有的都跟小孩儿似的。有些时候你的班长，甚至是你的排长都比你年轻。虽然很不一样吧，但是在部队不管是干活儿还是执行任务，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多么不同，要保持低调。大学生的个性都比较强，在大学里受到自由、民主这些思想的熏陶。但在部队，也不是说没有民主和自由，但是相对来说肯定会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调整和忍受。在部队的时候，特别是第一年，就需要你去忍耐。说实话，有些时候真的忍耐不了——你明明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他们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没有办法，就得忍着。所以，大学生士兵在部队里就需要放低姿态，千万不要不服从命令。

相关链接

在校大学生入伍政策

（一）关于学籍。对高等学校自愿应征入伍的在校生，可保留学籍至退出现役后一年内。退伍后复学的大学生，如本人自愿，且符合相关条件，在学校学习期间应优先选拔为国防生或毕业后直接接收补充军队干部队伍。

（二）关于学业安排。在校大学生入伍前，学校应尽可能安排他们参加本学期的课程考试，也可以根据其平时的学习情况，对本学期所学课程免试，直接确定成绩和学分。对已经修完规定课程或已修满规定学分，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校可准予毕业，发给其毕业证书。在校大学生入伍后，有条件的可以参加原学校组织的函授或自学专业课程，经部队团级单位批准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

（三）关于免学费。在校大学生被批准入伍后，已交学杂费的剩余部分，根据本人自愿，由学校退还本人，或由学校负责管理。退出现役后复学，其家庭经济困难的，由学校酌情减免学费；在服役期间因工伤残的，有学习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者，复学后免交学费；入伍前享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复学后提高一个奖学金等级（不含一等奖学金）；对荣立一次三等功奖励的，复学后按不低于50%的标准减免学费；荣立两次三等功或荣立二等功、一等功、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复学后免交全部学费。

（四）关于退役后的复学。退出现役后一般应回原学校原专业复学。各高等学校要切实做好退出现役后的复学工作，保证退役大学生能够及时复学。对原就读学校撤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转入同等学历相关专业高

等学校复学；原所学专业撤销的，由学校安排转入其他专业复学；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延长学习时间；对专科升本科、本科报考研究生的，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录取。在部队荣立三等以上奖励的，原是本科生的可申请转到本校其他专业学习，原是专科生的可以免试转入本校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本科专业学习，属独立设置的专科学校的专科生，由学校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安排；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的，所学专业毕业后，可免试保送所学专业研究生。在新兵体检复查期间退回或因身体原因不宜继续在部队服役中途退役的，学校应准其复学。服役期间受除名、开除军籍处分或被劳动教养、判刑的，不予复学，部队保卫部门负责通报其就读学校，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民政部、公安部、总参謀部、总政治部《关于义务兵提前退出现役的暂行规定》（民[1988]安字18号）执行。

（五）优待安置政策。各地要根据《兵役法》有关现役军人的优待和退出现役军人安置规定，认真做好在校大学生入伍后的优待和退伍后的安置工作。对批准入伍的在校大学生，服役期间，其家属享受军属待遇，并由其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义务兵家属优待的规定给予优待，退出现役后，不愿复学的大学生，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的退出现役军人安置机构负责接受，并按城镇退役士兵的有关政策规定，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参战或者因公负伤致残的由部队评定残废等级，发给革命伤残军人证，退出现役后丧失处理能力不能复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安置。